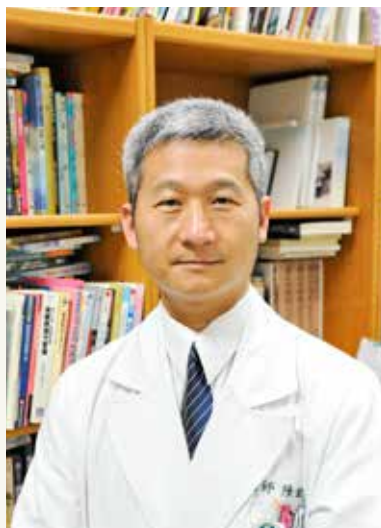


最好的 回饋

◆ 文 / 陳金城 大林慈濟醫院副院長、神經外科主任



對小時候再苦的日子，一切都像是理所當然，在心中是不留任何悲苦的，有的盡是記憶中的快樂片段。而我單純、直接，做所該做、不強求的性格，一路走到現在始終如一。

從有記憶以來，家裡因為沒錢付房租，搬家就成了家常便飯，更有好幾次，就只是從村裡的這一家搬到另一家。我們最怕的就是下大雨的日子，屋頂都破了，下雨天總有雨水灌進來，還會有土石流，水退了之後，留下滿屋的泥濘。直到後來才知道，房子蓋的是「倒頭栽」——前高後低，難怪每次下雨總會淹水，因為山坡上的雨水全都灌進來了。加上租來的大多是磚瓦、水泥糊的簡易房子，有時還有蛇來相伴。

因為家境非常貧窮，哥哥、姊姊大多在國小畢業後就外出工作，辛苦地做車床、幫傭，賺錢補貼家用；其實

我也並沒有爭取一定要繼續念下去，父親卻也未曾阻擋，除了幾次向親友借貸繳交學費、學雜用品以外，從小學到高中，我所繳過的學費可以用五根手指頭算出來。印象中，每到開學的日子，當老師說要繳學費時，我就會故意「消失」個幾天，過幾天後再回去上課，甚至曾經一個月沒上學，後來才知道，原來姊姊和妹妹也都沒去上課，當我又出現時，換來幾頓挨打與罰站，老師會問我有沒有帶學費，其實後來到底有沒有繳，也都忘記了。

竟然就這樣一路念下來，直到嘉義高中，那時的嘉義高中向來以考上醫學院的人數作為標榜，在老師的指引下一路前行，沒有強求什麼，隨順地走來，一九八四年考上臺灣大學醫學系，開始大學生活，真是不可思議。

大一、大二在校總區上課，所上的都是跟醫學沒有很大相關的通識課

程，我甚至懷疑自己所讀的是不是醫學系？三年級後進入解剖、生理、藥理、病理課程，功課也變得較為繁忙、緊湊，而真正接觸病人則是在大四下半年臨床診斷學開始。

五、六年級後在各科見習，七年級真正進入臨床實習。當時相當開心，終於可以協助醫生照顧病患，並從中瞭解各科特性，因為外科治療比較立竿見影，我的個性也比較不拖泥帶水，加上自己較要好的同學也選擇外科，大家志同道合、共患難，於是決定選擇外科做為終身志業。



家境貧困的陳金城（中）考上臺灣大學醫學系，與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學志為人醫。（陳金城提供）

還記得在住院醫師時期，也是一段在學長強力指責聲中度過的日子，甚至連護理人員也會罵我，「你真差勁，連這個都不會！」不論打中心靜脈導管、呼吸插管，從完全不會到熟練都被「嫌」。這段歲月累積的挫折感，卻也讓我紮實地了解到，為什麼剛開始看開刀時，需要這麼多繁複的手續，原來這一切，都是為病人好！

畢業之後，在老師的推薦下，原本要到臺南服務，不過考量希望回到自己的家鄉，於是毅然選擇了大林慈院。

早期醫院剛啟業時，除了平日的門



走過大林慈院早期缺乏人力的歷練，陳金城副院長現在仍是行政與醫療、教學多頭忙，病人的需要永遠擺第一位。攝影／江珮如

診病患，還要兼顧急診臨時通知要緊急開刀的患者。常常門診看到一半，被緊急照會開刀時，只能被迫先做暫停，就這樣經常在開刀房和門診之間來回奔波，有時甚至兩位需開急刀的腦創傷病人同時來，只能視病情較嚴重的患者先做。

不只要面對門診、急診病人，病房還有二十多位患者需要照顧，僅剩下的一點時間只能拿來寫病歷，因為病歷常常積欠好幾十本，甚至遇到醫療糾紛時還要處理。

除了急診緊急狀況會 CALL（呼叫）主治醫師，所有住在加護病房的病人有問題時，病房也會 CALL，晚上的呼叫器幾乎反覆響起，所以三更半夜接到電話就要馬上頭腦清醒過來。記得有一次遇到喝醉酒的家屬，因為孩子頭部受傷在加護病房，半夜不斷在加護病房外按門鈴叫醫護人員解釋病情，當時護士應付不來就只好 CALL 我出面解決。衝到病房外頭，我仔細地解釋病情給家屬聽，雖然他帶著一身濃濃的酒氣味，但聽完病情之後就安心地回家休息。

當時，即使半夜幾乎沒什麼睡，回到家還要幫忙照顧剛出生不久的孩子，因為平時待在醫院的時間比家裡多很多，甚至偶爾陪著家人到外頭吃頓飯，經常菜剛點好，就又臨時被醫院召回，只好請老闆打包。於是，離

開醫院的時間不能太久，漸漸地以醫院為家，能夠陪伴家人的時間自然就減少許多。甚至二個小孩出生時，我都因為看門診、開刀而無法陪在太太身邊，平時都是太太一肩扛起家中大小的事務，早期醫院啟業時，每年過節我都無法陪同回娘家，但她卻都不曾抱怨過。

從破曉到夜盡，長時間的手術，我也因此被封上「鐵人」的名號，但所



擅長腦外科手術的陳金城副院長，為了病人能夠康復，開刀時總是專注嚴肅，不因長時間手術而露出疲態，甚至被封為「鐵人」。攝影／江珮如



因為太太的體諒與支持，陳金城副院長擁有美滿的家庭，不改他單純堅持的個性，希望為治療病人做得更好。（陳金城提供）

有的治療，即使是做了再多次，可能遇到的困難都不一樣！因此仍需要更多的經驗與不斷練習，更加勤於準備才能看到病人康復的成果。不論多有經驗，都要不忘再去翻閱各式各樣的外科書籍、文獻、網路資料、請教老師等，為的就是讓手術更為完美。

也曾經有病人讚賞我的手術「神乎其技」，但其實不需要任何感謝，只要病人能好起來，就是給自己最大的

回饋，因為那表示自己的努力有了成果。根據病人的情況做治療計畫，當病人好了起來，那就夠了，就是對醫師最大的肯定，足以讓自己更加努力，期許自我下次做得更好。

「認真去做！做該做的，做到好就對了。」這是我所堅持待人處事的邏輯，直接而單純，也就是給自己最好的酬勞。🍀